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楊　彝子常　參閱

趙侍御文集

疏　　趙錦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論劾相嵩

世廟時有一本兵名趙錦者以咸寧侯黨抵罪免官此又一趙錦也乃臺中盡同時人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無其應者故

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災非常有應爲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爲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爲陰盛之類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 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禹必能上回 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政之闕失以上副 陛下修省之實臣愚雖身在萬里而

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横，肆侵陵，閹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為有若影響之不謬者，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在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

于委任臺閣。最爲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亂政之失。我　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敗。長慮遠筭。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　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代也。　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脩待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　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恣僭竊之虞此　成祖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　東

此則防壅竊之計爲得之矣若人多無專責則國家之大事誰

官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
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寖以失
矣。 列聖相承循為故典故議者以為今之內閣無
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 高皇帝不設丞相本
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叅與謀議猶未敢招權
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為未
極。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厠跡禁扉今大學士嚴嵩
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
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欲稟承于己人有少

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天下之事未以聞于　朝廷先以聞于內閣其大者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白于內閣必許可而後敢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人與通賂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則必扣尅軍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願指諸司曲爲擬議無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敢以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寃抑而不敢與申理至于宗藩勳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賂之厚

薦以爲遲速于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先呈嵩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謂之揭帖今諸司上章皆具揭帖蓋始于兆也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致謝朝覲進 表公差給由之土物餽遺大者千百小者數十奇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爲常例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耻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也蓋昔者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府部諸

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代丞相之專權亂政。何以加此。 陛下天縱聖神。乾剛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于宸斷。趣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取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兩存其胸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雖莫逃于 天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疏淺。其惡爲易見。嵩柔佞而姦深。其惡爲難知。前此諸臣。有指嵩姦邪之狀者。有列嵩貪穢之迹者。皆 陛下之所熟聞。無俟

于臣言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嵩欺罔　陛下之術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　陛下自察之蓋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乎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　左右親信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　陛下見其小有所諫以爲非盡從者而不知嵩成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爲執論以絕　陛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而不知嵩

意所欲則脅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倖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姦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聖明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　陛下代嵩任其咎則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名有丞相之利而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賂嵩與言等而立心之深爲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能髣髴也嵩粗有文學性亦警敏　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

凡爲內閣者盡然不止嵩一人也

信竊意　聖心必以爲嵩有可用之賢而無關于
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
賄是好。政權悉歸于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
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
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立綏之志。邊臣之功罪
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掊剋日衆。而卒伍耗弱封
疆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國是日
淆。羣臣惮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方書貪
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　陛下

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遏醜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 陛下躬至盛之德。總堯舜之盛。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君父。懷抱欝欝。思欲爲 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爲昔漢光武不任三公。其後政歸閣宦。卒有王甫曹節之禍。萬一 主上因一

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斯言爲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上干天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愼勿姑息惟 陛下藉開之項深息而徐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固 聖心之所軫慮者其于防禦蒜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臣見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財賦以事邊矣搜天下之逸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賞神莫

淵之威以風示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寬損軍之法以展舒諸臣矣二年以來雖仰仗　皇威虜無深入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未見有堅甲利兵真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紓　陛下宵旰之憂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閫臣行私邊帥用倖以掊剋爲得計以營求爲有能遂致　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則紀綱一壞雖有百萬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

夷率服。詩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有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臣願 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 二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早賜罷黜。以應天變以後閣臣。併如 成祖故事。斯爲上策。若 陛下以爲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不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蹈弊風如此則 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知其不

足乎矣嵩素有術數善爲傾陷聞臣斯言必將自謂直贊陛下故人目爲姦邪　陛下左右直贊之臣非止嵩一人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嵩則非以其直贊陛下明矣前此徐學詩等曾經論嵩又必將謂臣爲其鄉人報怨夫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臣以螻蟻之微上干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莫保以此而爲其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爲也況御史何維栢等節經論嵩彼又將

誹爲乎　陛下聖明必不惑乎其說若嵩別生飛語

趙侍御上此疏得旨趙錦疏可採著其有

曲爲中傷或將臣疏停閣于外先爲辭以激　陛下

主使也趙被逮杖責爲民

之怒使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能爲

亦惟區區盡效節而已

爲議處重兵以安地方事

羅設鎮
江總兵

臣竊惟　國家兵制無事則分隸於各衛有警則

上聞而調集功成奏凱則將歸而卒還此制之所以

爲善而事之所以不擾也其或設置重兵以阻要害

則必有嘯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然後不得已

而屯聚以壓之。固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者。鎮江儀眞之間。沿江阻海。號稱多盜。然其居常之寇。不過十五爲羣。挾兵私販。潛形僕間。流劫商船而已。嘉靖八年。侯仲金以販鹽餘孽。弄兵海渚之中。以自固。當事者不知所以處之。激成其黨。流害地方。然亦間歲竊發之寇。非其常也。該部用言官議。遂請設立總兵官至重烙江之責不少更立大帥　防江一事誠於鎮江儀眞。題奉聖旨。崔文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提督上下沿江一帶地方。在鎮江儀眞兩處駐劄。遇有鹽徒盜賊生發。往來調度官軍兵快。設法緝

捕寫勑幷符驗關防旗牌，都給與他，事寧撫按官具
奏取回別用欽此，臣於是仰見　陛下明燭萬里，言
出為經，蓋因事而命官。既足以成功，事寧而取回，不
至於增擾，故自崔文既回之後，不復設官，而江淮之
間，偃然無事者，皆　陛下至深至厚之澤也，嘉靖十
九年，秦璠王艮以亡命小虜，出沒太倉，以臣觀之，曾
未足以辱偏裨，而當事者蒼黃失措，欲復設總兵官
於鎮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為江淮重鎮，遂置為
定員，而遂調淮大通泰等衛官軍，以防備守，徵派蘇

松常鎮等處銀兩以廣召募此則臣愚之所未喻者也臣請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次第為　陛下陳之長江之中波濤渺茫洲渚掩映固鹽盜出沒之藪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各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於上下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於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於此而難制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之不煩更

設其制已備使小大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無益於事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國家之費莫劇於養兵而勢有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為良民禍也今江淮之間未聞有所謂嘯聚猖獗之寇而歲調淮大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於鎮江無事之時先自困斃非計之得兼且淮大等衛衣糧不足行伍消耗每一調遣齎送幫貼所在騷然在鎮江未足以為重而淮大等衛先已日入於彫弊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

飢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官召募供給等銀數千餘兩通計前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限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臣愚所爲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爲重臣旣不安追狐逐鼠下同於州縣之司而又無嘯聚跳梁之寇足以自見其謀勇之實於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賓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月日而已前後職於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卒不聞有擒一

賊以副　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為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宜設也於地方無益於事體有礙而又重為軍民之困鎮江重兵臣誠以為罷之便臣以疎暗待罪江防萬一有事而重兵尚在亦可以分責而逭罪然臣目擊其弊而心知無益亦安敢以一身之謀妨國家之大計伏乞勑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見在總兵一取回別用淮大等衛軍人各歸本衛庶幾地方少蘇而財力不至於

重困矣、

計處極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 蠲積逋 寬重役

臣竊見直隸淮安府至於山東兗州府一帶地方、人民流竄、田地荒蕪、千里蕭條、鞠為茂草、其官吏則相與咨嗟嘆息、或遂棄職而逃、其驛傳則相與隱匿逃避、或至沮滯命使、其僅存之民、則愁苦憔悴而若不能為之朝夕、日甚一日、莫可底止、臣嘗詢之父老、其故有二、一曰積逋、二曰重役、何謂積逋、先年水旱不時。飢饉繼作。民多就食於外、而有司不能奏請蠲其

租稅歲復一歲逋負漸多雖有懷土之心而其勢不能復歸此積逋之爲累也何謂重役其地人民素稀物產既薄而獨當天下之通衢漕運之孔道船頭馬戶既無以異於他郡而看洪守閘引泉撈淺接遞供應等役則爲獨繁此重役之爲累也賦繁役重而力不能支則其勢不容於不逃逃亡既多而賦役無所於出則官府不得不責之於見戶故一里之中二戶在逃則八戶代償八戶之中復逃二戶則六戶賠納賠納既多則逃亡益衆逃亡益衆則賠納愈多田地

之荒蕪者日甚不治。而公家之賦稅日益不給矣。前此一二有司。固嘗處置牛具種子。設法以招徠之。然復業者晨至而里排暮聚其門。耕稼之所得。不足以當賦役之所出。於是歸者復逃。而逃者不歸。其不幸而為有司所得。則往往自經於溝瀆之中。而莫之憮。孟子所謂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不知幾萬人矣。豈非　陛下之赤子。而流離困苦至於此極。　陛下忍聞之乎。臣愚以為今日之計。惟有蠲其積逋。寬其重役。然後可以招徠欲歸之民。安戢未散

之衆臣請於前項地方除見戶拖欠者照舊酌量帶徵其餘逃戶錢糧若一槩追求徒足以驅逐見在之民而其勢終不能完納乞查照景泰三年事例暫與蠲除待後復業開墾成熟然後以次陞科抵補其開夫洪夫泉夫淺夫壩夫等役則皆爲漕運而設也漕運天下之大計而使一方罷弊之民獨任其役揆之人情誠爲未堪臣請於漕運四百萬之內每石加派銀二分每歲隨二四銀兩俱解漕運都御史類送河道衙門聽候雇募夫役支用庶幾衆輕易舉不至偏

累。但前項夫役，募之終歲，而役之曾不踰時。有事於運船方至之時而空閒於運船已過之後，似亦有可以議處者。查得徐呂二洪人夫，近該都御史何鰲題准運船方至，則運其全；運船已過，則運其半。運事不廢而民力大省。各該閘壩泉淺等夫，固與之同事而一體者，倘其法可推之以通行，是亦節省民力之一端也。臣伏讀嘉靖六年詔令有曰，各處逃亡人戶拋棄故土，流離他方，皆因飢寒所逼，或錢糧負累，私債逼迫，情非得已，然安土樂業，豈無來歸之願，奈何

有司不知存恤，聽信該管里老有復業者，就令認賠拖欠稅糧，承當重大力役，逼迫無奈，只得復逃，田地經年荒蕪，見在人戶愈加靠累，今後逃民有復業者，除免差徭三年，里長不許勾擾，其荒蕪田地無田小民，豈無願開墾耕種者，亦因官吏里甲逼其認糧當差，不敢承種，有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承種，亦免其差徭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糧，如有不遵，官吏里甲人等一體治罪，各州縣官有設法勸諭，招撫流民，復業數多，

及召人開墾承種荒白田地數多者俱作賢能官保薦擢用欽此是則處置周悉 陛下不惟有不忍人之心又可謂有不忍人之政矣今行之二十餘年而流亡日多荒蕪益廣其故何也有司不能皆得其人而遷轉不常監司無專責而考成不在於是故德阻於下究而民不被其澤也臣愚以為宜選素有才望之臣授之都御史之職或按察司副使重以專勅使之專一往來其地提督有司凡招集流移開墾荒蕪悉遵詔令施行至於處給牛具種子開濬水利等事

俱聽便宜處置。三年之後果有成効。量加俸給。而仍特設一官則事有專責而小民亦易舉辦但恐與地方各官不合或旋設而旋罷之不能成功其職事成然後報功而論賞則百姓知其有恃而樂於承種復業監司以是考成而不至沮格廢弛 陛下仁心仁政於是乎可以覆被於無窮矣夫萬民離散而勞來還定周宣所以中興六郡薦飢而不知撫恤李特所以首亂況淮徐於南京根本之地則爲畿甸於鳳陽陵寢之所則爲唇齒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京師則又咽喉之重地也其地襟淮被海易於負固其民悍勇好鬭易與爲非考之於古若黃巢紅

巾之費往往在此而觀之近事則徐兗盧鳳之間每有竊發輒踰數百此失業之民多而其勢易聚之明驗也茲者歲入少充就食有所萬一水旱不時四方告匱則此數千萬人者不聚為大盜其勢無以自全與其干戈而取之他日以釐宵旰之憂孰若指顧而定之今日之為愈也臣嘗讀史唐至中季財用不足乃以劉晏為轉運使方晏之初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其季年乃千餘萬緡夷考其法則以為戶口滋多賦稅自廣

故其理財一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始見不
撿之端則須以狀白使司及期晏不待州縣申請即
奏行之應民之急而不待其困弊流亡故民得安其
居業由是觀之臣之所言不特可以銷患於未形亦
可以裕財於異日不特一方之民命實國家基本之
深慮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尚木
　　　　　　　　　宋存標子建　參閱

南宮奏議

疏

　　　　　　　　　　徐學謨

題議處宗藩事宜疏　議處宗藩

臣等看得天下之弊恒生於暗而徹於顯葢暗地易欺而顯處難惑也頃年各王府差來奏事人員據禁

例甚嚴、不許在京潛住、所以杜打點之路、絕夤緣之端也、但彼皆走京慣役、若勾當未見分明、必不肯恝然委而去之、以故一入京來、即狙伏於熟識之家、潛踪密跡、往來偵探、吏書固挾之而詐索。本役亦藉是以影傍上下、勢睽隱微情隔。宗室之困累、多繇於此、本部近來、遇有奏抄疑礙、即出示諭令奏役、面與審決、一時事體、頗覺簡便、積牘無復稽留、今該司又有亟為湔剔之議、委宜加意疏通、使積習之一洗、隨事剸量、必洞達而易知、而檢牘者又持之以公、濟之以

決，庶宂奸由明屬，事以敏成，宗室之耗費日減，而
皇上展親睦族之意，或可少助於萬一矣。今將應議
事宜開列上請，伏乞裁定，容臣等刋刻成書，頒布各
藩，永爲遵守

計開

一議疏通壅滯。臣等查得萬曆二年，該本部題准各
王府奏請名封婚禮等項，凡不係單本具題者，定以
按季類題，事規畫一，疑無復耽延停閣之弊矣。然謂
按季者，必在本季奏到，即于季終題覆，然後可以示

信于各宗也本部近行俱前季奏到直至下季方與查明類題兩季之間相隔日久甚至有前季之孟月（題奏遠近之間奸人因而上下其手宗室之費不貲矣）到者亦待下季查題一時文牘塡委能保無遺亡隱匿之虞乎以故各府差來人役未見分曉慮無以歸報本宗不得不潛住守候又不敢面稟催行衙門吏書利其守候之久既易于勒詐而原差人役亦借守候之名消耗使費可以誑惑本宗上下蒙蔽內外隔絕即本部刻意振刷亦不能杜塞弊竇各宗柰何不日就貧乏也今後除係親郡王等奏應單本具題者

仍照例于五月內題行外、其將軍以下名封等項奏結、于本日到部、亦卽付該司次日通與查對。一面行查宗人府奏報、限三日內回覆、其間應題應勘應立案者。定于十日以裏先行揭示本部門首、諭令通知。其有可疑者。隨喚本役赴本部當面查審。許令申訴情繇。毋爲吏胥阻抑。如無違碍、本部約於本季仲月奏結到齊者、卽在季終題覆、如季終方到、查覈不及者、始案候至下季查題、通計一年之內。定以四次題覆、不得過踰期限。奉旨之後、卽付精膳司塡發勘

合就令本役領回、蓋事已完結。無賄可通。無嫌可避。較之轉發與各衙門差役順齎。尤為快便也。仍通行各王府、凡有奏請事情、止差謹愼員役一人、齎本與結到部、不過十月內、曉然明白、不出三月外、題請定奪、違例者決不可倖得、合例者決不致稽遲簡便易行、打點何益、廢墜滯可通、而積弊漸釐矣、

一議取具證驗、臣等看得各王府奏結到部、責成該司專官查覈、較之往昔、倍加詳慎、其間來歷、如父母封位、及成婚選妾緣由。逐一比對相同。方敢據實題

請而本部所執以憑信者不過節年題稿勘合底數及收貯玉冊宗人府奏報而已矣近年收掌頗全類多可考而隆慶以前則多有浥爛無存或開載未備者萬一較對稍有異同行之則啟僥倖之門寢之則滋抑勒之弊其勢不得不行查勘一經發勘往返經年以致走差棍徒因而藉口轉展為奸即使勘明具題而各宗所費已不貲矣況有勘而未明者往往靡閣本部終屬遲疑各宗不勝怨懟豈所以仰體 朝廷敦睦之至意乎夫親郡王以下凡賜名授封成婚

各有　敕書。有　誥命。有勘合底劄。及印信批文可據有一於此皆可順齎而至以備證驗者也合無通行各王府。以本年秋季爲始。凡遇奏請之期。果有所藏　敕　誥或勘合等件。于奏內事情關係緊要者各粘表堅厚。封付齎奏人員。順帶來京。以備質對。除本部冊稿俱全。先自查對明白。別無疑礙者。不必取驗外。如有底案殘缺。查理未明事件。即出示令原役齎赴本部。以爲證據。驗其果足憑信。即與明白具題。旣可免行查勘。不致往來煩費。且因藉以登記未備。

為他日名封之考。庶省事省費。爲便益宗室之一端此為驗補文案之因，有一勞永逸之便矣也。

一議稽查結勘。臣等看得各王府奏請事件，本部一有題行，填發勘合，必由本布政司轉行各府，故宗室有來歷未明，本部遽難題覆者，例行布政司查勘，謂其為喉舌之司，歷年底勘具在，可以正各宗之訛，而本部所從取信者也。但該司總理紛雜，事干宗室，雖凡文移之取勘結者，大抵止應故事，照申而已。其其職掌所關，而勢不暇細管，則往往視為緩圖。一經實則借之而情實漫漫如故也行勘，輙逾年不報，報則祗據長史司申呈，付吏謄寫

以了前件。任其彌縫掩護而於本宗情實漫無可否信之則妨法。不信則傷體。本部未免再駁。再駁而回覆如故。終無實報。事有難于具題者。即寢閣之矣。其於本宗。真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今後嚴行各布政司。務要備查節年勘合號數及各宗來歷。逐一整理。攢造文冊。用印鈐蓋收貯。如授封成婚生年月日等項。自親郡王而下。宗支世次。犂然明備。每遇有本部行勘。及撫按官查覈事件。一一取其素所登記者。親自備對明確。仍依期限。據實具結繳報。合例者

明閒若何來歷本部即與具題遲例者明閒若何情弊本部因而停止其長史司等申呈不過取以備照不得盡以為據則冒濫者無所容而貧宗亦不受抑滯之苦庶職掌既明而覈勘得實矣

一議奏請選婚臣等看得宗室選婚乃人道之最重者題請稍遲則婚嫁愆期多致怨曠故新議條例過（選婚之事無大關係而題奏艱難以致宗人過時及遲例紛紛良為非便）期年限視名封為少寬而布政司文結且免其復具矣惟巡按官覈奏無礙方與查題為其職司風紀查勘嚴明其奏良足憑也而王奏與長史等結例不可

少但巡按官俱先行長史教授查覈既明而後具奏則巡奏所係至重而王奏亦在其中矣今有巡奏已至復以王奏與結未全每每停候遲之歲月不即查題以致宗眾過期愈久或并蹈擅婚之禁而不顧者較之齊民反多失所其情甚可憫也合無今後宗室選婚除王奏與結先到而巡奏未到者照例案候行催外如巡奏巳到雖王奏與結未齊本部先與查覈參之冊稿來歷相同別無違礙者即與題授封號隨𤼵勘合行令成婚不復久待致失婚姻之時容臣等

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官、凡遇宗室選婚事件務要作速勘明、每于季中孟月、先王奏與結而奏到、毋得少爲遲緩、則今日之配偶以正、不致犯過期擅婚之禁、而他日之子女名封、庶可無違例之愆矣。

題正親王妾冒封繼妃疏　王妃封號

本部題覆衡府寧陽王載埁奏辯王爵等因、奉　聖旨、該藩襲爵倫序、據牒冊題例、既已開載明悉、不必行查、載封仍准冊封、載埁歷情妄奏、且不究、親王妾應否封爲繼妃、還查明改正行、本部查得　大明會

典、弘治四年、定親王庶子受封、其母始封夫人、又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該本部議准親王之妾、其子已襲封親王、而嫡妃不存者、許請封爲次妃、仍照例請 敕知會、不給 誥命冠服、及裁減身後祭塟、又查得嘉靖四十三年五月內該蜀王宣圻奏乞封生母林氏爲繼妃、該本部查議林氏先封爲次妃、今復奏乞改爲繼妃、 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查得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內、該本部會議宗藩條例內一欵、請封生母、親王生母封爲繼妃、郡王生母、封爲次

妃。止於請　勅知會。不給　誥命冠服。身後裁葬祭塋。情制兩盡。無容議矣。今後請封生母者。悉照此例。養母庶母。不得一槩奏乞。臣等看得。爲政莫先于正名。請封生母。雖人子至情。而稱名之際。尤宜致審。按親王庶子受封。其母止封夫人。此會典舊例也。其後始議親王襲封。而嫡妃不存。其生母應封夫人者。已准封次妃矣。又其後緣蜀王宣圻之請。其生母應封次妃者。又加封爲繼妃矣。因而載入條例。遂爲故事。

○引○經○斷○例○名○實○相○副○

夫繼之云者。絕而復續之謂也。如魯惠公元妃卒而

繼室以聲子爲隱公之母是也今制正妃故而遵例繼選者方謂之繼妃以所生母而稱之曰繼豈所謂名之正而言之順乎此衡府寧陽王之擬嫡擠兄爭端所由起矣考之典禮委爲未妥既經該司查有次妃事例相應遵奉今後親王生母止照正德年間例許進封次妃不得仍前濫請繼妃封號以爲定例再照禮有隆有殺不當隆而隆與不當殺而殺者其失均也今親郡王正配生前授封爲妃者身後例得賜祭無容議矣其以子貴封妃者名號原奉欽依先年

節經題議止爲其與遣官冊封者不同故祭典量爲裁減耳至四十四年條例則已一槩裁革矣夫以夫淑恭宜人等例俱與祭一壇而進封爲妃者其子見居王爵反不得一霑恩祭似非所以通人情而廣孝思也此又條例之不得殺而殺者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郡王長子未封先故其夫人以子襲王加封爲妃者亦以未經遣官冊封身後止照原封夫人例與祭一壇合無今後親郡王生母除追封者不得請祭外其生前加封爲次妃者身後祭典比照前例量給

與祭一壇以示優體乃爲制之中俱應查正改入條例惟復別賜定奪

題酌議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查得河南地方在開封則有周府在彰德懷慶則有趙府鄭府在南陽汝寧則有唐府崇府在河南禹州則有鄭安建德等府見在親王五位郡王八十位將軍中尉郡縣主君儀賓并無名無祿共至六千八百九十餘位是天下藩封之多未有如河南者除趙鄭唐崇四府并萬安等府宗儀不多祿糧足用外惟周府

府宗儀、衆至五千餘位、歲支祿銀數至二十二萬餘兩、其額派祿銀止六萬五千餘兩、餘俱取之商稅拋荒、但河南路當衝繁。差役比各省獨重。而脩河之費又他省所無。每年額辦起運京邊銀一百餘萬、正改兊米三十八萬、有司嚴刑催比、尚不能如期盡完、若再責以存留、使之無欠、其勢萬萬不能、近因清丈雖查出廢府還官及官塘陂堰等地共約銀一萬七千然歲值凶荒、一時遽難湊給、今奉恩詔嚴行該司搜括、放過周府宗儀萬曆十年春夏二季共銀一十一

萬三千七百餘兩又補過建德等府萬曆元年至十年止每年各冬季共銀三千三百二十六兩該司庫藏已竭仍欠周府宗儀十年秋冬二季銀一十餘萬無從湊處夫人生一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再食則飢飢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況宗室數千餘位坐食一城別無資生之策使之飢餓於土地能保其不爲變哉今該司議欲奏留前項贓罰曆日民壯防夫事例納班及充軍扣留等銀共九萬六千六百餘兩以補宗祿不敷之數誠非得已臣等又惟帝王之

治以萬物得所爲極致以一夫不獲爲已辜今河南無祿宗室共至一千八百餘位豈特一夫已耶伏乞
皇上憫念宗室困極糧祿難處　敕下戶部將前銀免行解部留司補祿俟年終造冊奏繳仍乞自今爲始永爲定例其無名無祿宗室并議養贍餘束自便之法庶宗室不致失所永霑浩蕩之恩於無窮矣然此特一時權宜之計非萬世經久之策葢地方生財止有此數今河南地不改闢民不加多而宗室之瓜瓞綿衍繁盛視國初時則不啻萬倍猶欲以畫一之

財。供萬倍之用。其勢必至於困詘而無措。嘗考之前代。周室時庸展親。蓼蕭行葦。何其忠厚之至。然五世外。燕會慶問皆弗之及。非故疎之也。蓋五世祖免。六世親屬竭矣。仲尼憲章文武。非不知尊位重祿。所以勸親。而又首云親親之殺者。豈故悖文武之道哉。良由禮之所生。其勢不得不殺耳。漢初尊王子弟。尾大幾不掉矣。迨元朔下推恩之命。而藩國自析。宋初宗室居聚食京師。至熙寧袒免以下不復賜名。而糜費漸省。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更化而能善治者。臣又嘗

考之國初。高皇帝稽古定制封建宗藩、誠盡制盡倫、萬世莫及矣、然於親王封祿、在洪武八年、則定各五萬石、在洪武二十八年、則減爲一萬石、是高皇帝時。於二十年間。猶不能不爲變通之術。以救極重之勢。況至今二百餘年。天派益繁、賦稅益詘、民力益困。尚可膠柱鼓瑟。而不爲一變通哉、臣智識短淺、不敢爲無稽之言、卷查先准禮部咨該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刑科右給事中張岳、本部儀制司郎中戚元佐等、條陳宗藩事宜、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宜定

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節其祿秩者有謂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宗室既有限制不許請封則不宜困之一城使得畢力農賈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王親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一體糾劾者有謂稍踈同姓之禁如奉國中尉以下但令記名玉牒不必給以祿米聽其自便如有才能超邁者推廣祖訓宗人府具以名聞之

意許其一體應試比照王親事例外任効勞其或驕縱不法即以凡民之罪罪之者有謂量裁異姓之親如將軍以下宗女宗婿止給冠服嫁資聽其自便不必給以廩祿以奪宗藩之食者有謂限封爵如親王嫡長子承襲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郡王嫡長子承襲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照舊請名酌量親疎遞給婚

娶治生資本、士農工商、聽其自便、有志讀書者、與民間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登科甲者比照王親事例、任以外官、如有入仕失職、及業四民而犯法、一以有司之法齊之者、切詳諸臣之言、雖不無一二過中、要皆抱徙薪之憂、破拘攣之見、而爲國家建經久之計者縱使親王郡王。一時未可輕議、而將軍中尉以下。及郡縣主君儀賓。亦宜稍爲限制、況非驟更以裁其見在、而惟定制以限其將來。且又開之以資生之路。導之以登俊之途。則宗室未有不樂從者。欲求通變之

宜。臣恐計無出此。伏乞　皇上特加軫念、敕下禮部會同九卿六科十三道、逐一從長計議、斟酌損益務求妥當、上請宸斷、賜之施行、實宗社生民萬萬年無疆之福也、若復踵習故常、臣恐財用日匱、宗室日繁、將來流離困苦之狀、又不止於今日而已也、然制祿者。　朝廷惇睦之仁、節用者。宗室自裕之計。令各宗祿糧未支。先已借貸。一領到手。俱歸債主。究其所以。非爲酒食燕遊之費。則爲賭博淫蕩之資。在有司取之盡錙銖。在各宗用之如泥沙。良可哀已。伏乞

天語叮嚀、省諭各王府宗室、上體　朝廷經費之艱、下念小民出辦之苦、加意樽節、則祿之厚者。一季即可充一歲之用。祿之薄者。一位亦可供一家之養。尚何失所之憂哉。臣等所慮、獨恐人懷因循之見、而不思為久遠之圖。事多掣肘之虞。而不肯為通變之舉致使諸臣有條議之美而不得行。　皇上有恤宗之心而不得遂。此臣等所大慮也。蓋臣等竊見嘉靖中采言官議。　敕下各王府聽其自陳。而有至有不至。卒不免於道傍築舍之誚、今　聖明在上、渙發德音、

下部會議此誠千載一時已設復有如前遷延不決則自玆以往雖十輩言之亦竟何益哉凡世之所以不肯舉行者其說有二一謂各宗仰食已久驟而減之則資生之難一謂封城禁例甚嚴驟而寬之則鈐束之難而不知天下之事有不得不然者即於人情事體一時或有未便而久之當自有帖然服者臣請得畢其愚今之宗藩安享祿秩亦云遠矣然而請名（實宗奏請之費）有奏請封有奏請婚有奏貧宗庶孽不得以時陳乞（此之祿祿所給大抵如此當）一不合例有終身不得名且封者有私相婚配而不

敢以閒者。縱使得祿。已不勝其煩擾矣。矧徒擁祿糧之虛名。而緩急無賴。其飢寒窘迫之狀。又有難於盡述者耶。今天下大衆民生其間何限。上之人不閒家給而人予之。而相生相養者。以其各有營業而生計不窮也。今試出令曰。寬若禁。聽若自爲生。有不欣然樂從者乎。夫今之宗藩。得以恣睢橫行而有司莫敢問者。以其名爲宗人耳。試定之以五服之制。是　朝廷之上。業已踈之。而與齊民等矣。即有彊愎不逞。違犯法令者。有司以三尺繩之。彼將若之何。臣固以爲

可無慮也。然非臣等敢爲紛更之說也。嘗伏讀祖訓有曰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其歲賜比初封郡王減半支給。在郡王尚可減。則自此而下益可知矣。又曰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夫既可以仕。則自仕而外。益可知矣。今卽斷而行之。不過善推祖宗之意而已。而何紛更之有哉。夫天下之事。言之於無事之時。則見以爲迂。言之於旣壞之後。又緩而無救於亂。今宗藩之敝極矣。其當處也亟矣。卽使

於今不行。數十年後亦自有行之者。然必待其勢窮
理極。萬一生變。至於潰敗而不可收拾。雖欲議之。不
亦晚哉。蓋昔者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請削地以
尊京師。計畫始行。卒受大戮。今天下孰不知宗藩之
敝。所當亟圖。乃今日定一例。明日更一例。不曰姑待
數年。則曰行各王府自議。逡巡觀望。苟旦夕無事。而
如前之策。卒未舉行。得非懼首事之誅。而以晁錯爲
戒耳。今臣等過計。不敢爲因仍苟且之見。而惟舉更
化善治之圖。惓惓爲 皇上請之者。以爲欲貽宗社

久遠之謀國家治安之計無出於此且能先其大者而區區節目又可類而推矣倘言而有利於國家郎被晁錯之誅所不恤也

題革衍聖公女樂疏　衍聖公女樂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山東都御史楊俊民咨稱看得倡優雜用原係前代陋習以故衍聖公府女戶樂戶一向開在載籍洪武元年開創之初中書行省未暇詳議將前項女戶二十六戶照舊存設原係沿習其舊並非祖宗特恩創與洪武末年都

駁公爲壹篤

御史顧佐題准將官妓女樂盡行革去公私典禮宴（非在宣德初年此用洪武年號有誤）會不得雜用一時風俗為之蕭清行之至今無敢犯者獨公府女戶樂戶相沿已久未經釐正以致凡遇宴會俱用女樂供應即使全無狎昵之私亦非君子遠嫌之道相應將前所存女戶二十六戶盡行查革以後不許濫用每年進賀表文等項止用該府鼓吹人役供應庶仰體先聖貽謀之心遠洗前代燕狎之習其於崇德報功之典益粹乎不容議矣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山東都御史楊俊民等咨稱衍聖公

府女樂二十六戶創自歷代為供林廟灑掃之用非因宴會而設議將裁革盡歸有司附籍收差其林廟灑掃等役聽於廟戶內撥用一節為照禮制之因革視事理之當否衍聖公府原用女樂二十六戶據稱始於前代國朝開創之初未暇釐正迄今存設如故雖事屬相沿而該府與各王府事體不同況先聖俎

此為瀆孔之甚前元之陋習也釐正為允

豆之區豈可以淫樂相溷迺孔尚賢時常宴會輙令此輩供應則又失乎創制之初意背戾已甚委宜裁革既經撫按官會議前來相應依擬題請

題北虜把漢那吉卹典疏　北虜卹典

祠祭清吏司案呈該禮科抄出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都御史鄭洛題據山西布按二司守巡道右叅政鄧林等會呈順義王俺答嫡孫把漢那吉原授昭勇將軍於本年四月三十日因射牲墮馬跌死已經通報外照得本酋先年慕義來降即成款貢於今十三年矣每見此酋懷戀舊恩戴庇中國情尤切至今

款貢之事把漢那吉有大功于中朝卹

墮馬暴死誠為可憫聞虜中各部酋首哭之甚哀而

礼自應從優

其幼妻弱子俱無倚託且本酋原授漢官自有應卹

之例。合無俯念本酋首欵順係九邊觀望，乞爲具題

請䘏，仍照武職事例，先將妻子優給，俟其子長成，准

襲原職，不惟死者銜恩地下，卽衆虜感激輸誠，當永

永無既矣。臣議照得昭勇將軍指揮使把漢那吉，原

係已故順義王俺答親孫，先於隆慶四年慕義來降

投服中國，以致俺答執叛贖孫，竭誠臣順，隆慶五年

朝廷俯從督撫之請，開其貢市之路，迄今十有三載，

封虜又成再世，關塞無烽火之警，疆埸著脩守之績

初則收之降城，相沿遂成屬國。揆厥首事，咸自本酋

迺溘焉物故忠順克終近據封虜通官回自虜巢俱稱遠近酋長哭之甚哀其新封順義乞慶哈及酋長恰台吉並其妻把漢比妓俱差人赴臣督撫衙門報訃乞哀情詞甚懇臣查得遼東開原屬夷王台生前効順老病身死荷蒙　聖慈俯從督撫之請曾頒諭祭今把漢那吉之死與王台相同而其慕義臣服肇基貢市視之王台功忠尤茂伏乞　敕下禮兵二部再加酌議令無忘念把漢那吉臣服首事之誠十三年忠順無替之績比照遼東屬夷王台事例賜之

卹典、少從優厚、容臣將本裔年例貢馬賞賚。姑免開除。准其幼子頂補。俟其長成、另請承襲、以示　天朝曠蕩之恩。庶下慰夷情。上尊國體。不惟褒死者忠順於已往、亦以勵生者効順於將來矣。臣部查得　大明會典、凡女直夷人都督等官病故者。每名欽賜綵段二表裏、降眞香一炷、備祭。仍　勅一道撫諭各夷。又查得萬曆十年十月內、屬夷都督王台病故、該遼東總督鎭撫官尚書吳兌等題乞要查例優卹、量請加恩、該本部覆題、給與辦祭綵段四表裏、合無比照

屬夷王台事例、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內府承運庫關領辦祭緞段四表裏、順天府買辦降眞香一炷、工部取扛箱、仍請　敕書一道、撫諭各夷、令其致祭、再照本酋首先慕義納款來歸、貢市盟堅、祖孫固結者三世、邊疆警息、士馬騰嬉者十年、比之屬夷王台、其忠順殆有過之、所據少從優厚、似亦相應、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